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史紀事本末

(六)

馮琦原編
陳邦瞻纂輯
張溥論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史紀事本末

(六)

馮琦原編

陳邦瞻纂輯

張溥論正

國學叢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幹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訥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澹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幹離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囊韉。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幹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爲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閏月。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栗亦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遼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噎。軍民感動。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浚。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

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王激。齎帝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旣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卽宜遠避。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以馬濟爲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旣至。

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卽位儀物。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纒宮闕。旣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聲。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悞。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方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旣發滑州。郵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卽位。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遙尊生母章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乙未。以呂好問爲尙

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浚、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制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張溥曰：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信王榛，最不肖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禔。靖康之難，榛匿真定境上，馬廣、趙邦傑奉以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奏書高宗，行在願總大軍，與諸砦鄉兵克日討賊。黃潛善、汪伯彥沮之，遂自亡也。禔從駕北方，與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禍幾不測。上皇詞直，金人誅禔，凡人不相及。如二王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炤室。又云：朗悟彊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爲虜所輕，承詔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卽不能倡義復仇，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慶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於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寧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固留，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束手何爲？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卷六十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兵。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封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閒。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

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

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乘哲。吳玘。莫儔。李擢。孫覲。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贈李若水。霍安國。劉幹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幹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閒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候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

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辛未。子虜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義。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閒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丁丑。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閒。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

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奸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尙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瓌爲河東經制司。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僞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

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

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申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遼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遽起矣。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極誅。將復鼓衆伏闕。書

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張溥曰。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李綱薨。廢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宗構者乎。綱在政和宣和閒。屢發讒言。被遷謫。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內禪議。爲欽宗所知。靖康元年。數月閒。旋用旋罷。卒至汴京不守。二帝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非構親見聞者哉。旣卽大位。首召入相。十事論奏。頗見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爲也。綱於靖康。排和議而主戰守。於建炎。誅僞命而諫南遷。其言最質。非好高論。而賊臣闇主。動色相戒。狐疑不決。必去之後已。此必有深累其心者矣。黃潛善汪伯彥二三小人。日夜求和。爲構言。熙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又未有儲貳。奈何輕自踉蹌。聽其言。惓惓小忠。抑何似兒婦人也。古來不肖之君。言宗廟社稷。則震而若遺。言妻子四體。則戀而不割。趙構微時。竊帝偏安自足。涉淵履虎。惟恐身爲金俘。二聖中原。豈所亟哉。潛善等牽衣執手。囁嚅耳語。以婦寺之說。中愚柔之心。構方德其愛我。而綱必欲強之經營西北。有進無退。宜其萬說而萬不當也。淵聖初年。金人責盟。李邦彥請罷綱以謝之。及構召綱。顏岐范宗尹等猶祖是說。齟齬其來。宋齊愈佐張邦昌。

僭位。大逆當誅。而張浚賢者。反以此罪網。國是不明。害成者衆。迫陳東。歐陽澈。刑東市。許翰著哀辭。而構遂明。與綱仇矣。建炎三年。粘沒喝至。構遽南奔。詔錄邦昌親屬。而綱獨不赦。紹興二年。宣撫湖廣。蕩平羣盜。未幾爲呂頤浩。徐俯。劉表所劾罷。終綱之身。名聞燕山。道窮南渡。彼趙構者。見逼金虜。如越如溫。在明在杭。居海舟。泊港口。流離殆死。營營青蠅。不一悟也。唐德宗於陸贄。用之艱難之日。棄之無事之時。後世讓其極愚。構於李綱。則尤甚焉。德宗猶念母。而趙構忍忘父也。

卷六十一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竊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上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

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兵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爲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乘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爲狂，張愨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

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勛，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蚤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變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搆往救之，搆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搆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搆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

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旣而不果。宗澤召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日。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其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閒遣騎

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兵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溥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殺相州。襄棧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繇滑澹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闕。構語棄檜。追懷舊僚。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思。獨置澤若讎。好所惡而惡所好。事人情乎。伯彥當靖康改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徽宗。尤闕穴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譏朝論。構忽拜爲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周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對劉禪也。澤少豪傑。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昌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既聞女真海上之盟。卽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邀二帝。請誅僞命。力守汴京。累章還駕。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天地。而二賊爲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事三主。功名不達。得時奮節。惟在高宗。迺三十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之光。沒灑祁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夷虜。金所愛。構亦愛之。金所讎。構亦讎之。既悅汪黃。則必相秦檜。旣怒綱澤。則必殺岳飛。詩云。有覩面目。視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已。

卷六十二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旣北去。留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詔合屯真定。婁

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礮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閒。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閒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朮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婁室至河中。官軍掘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驥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瓊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鄆州。粘沒喝諜知鄆州將爲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鬪。城陷。死之初。譏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有。乙未。金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興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癸卯。金帥窩里盟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二月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金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

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遵欲盡括城中人爲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遵。城遂陷。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五月。金襲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九月。金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棧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棧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移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

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喝。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趨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於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跌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棟死之。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畝死之。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卻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旣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室之子。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典

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隄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皆殺之。己巳。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罔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徽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秋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張溥曰。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卽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首拜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危之。曰。此剝道也。然李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立帥府。討羣盜。張所傅亮等。克任其職。兩三月間。國幸無警。少康造夏。其斯時乎。乃李綱一罷。帝卽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邑破亡。叛盜紛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爲匹夫。幾不可得。則何爲也。欽宗之如青城也。粘沒喝邀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懸金虜。不敢自繇。康王

爲帝。其時可以立矣。張邦昌既逐。國無僞帝之疑。幹離不復死。敵有漸殺之勢。綱行十事。務合人心。澤又灑掃舊京。引領車駕。自應天達開封。通邑大都。惟我馳驅。而徘徊不行。逐綱致亂。自作之孽。不可活也。綱在靖康。間用閒舍。雖未大任。尙留數月。建炎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成。宋齊愈大。逆當誅。而罪以私意。事莫急於招兵買馬。而指爲失策。政莫大於定都用人。而斥爲狂言。綱甫罷竄。諸賢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而心曠之。十世山河。必不復矣。史言徽宗失國。愚非晉惠。暴非孫皓。篡奪非曹丕。馬炎獨不幸。而有子厄。一敗於欽宗。而明皇絕西內之望。再敗於高宗。而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繼父。則夫婦義喪。建炎繼兄。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並笑也。

卷六十三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

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以葉夢得爲戶部尙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旣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以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閒道取淮東入泗州。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

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壬子金粘沒喝至楚州守城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卽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迫亡太祖神主於道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卽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閣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壬戌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

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邊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徽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遂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穀衛太后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辛巳帝次鎮江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濶開畝澮以阻金兵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乙亥論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帝聞金兵迫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

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宗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宗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丁卯，太后至洪州。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尙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竊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廢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已已。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

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壬午，定議航海避兵。庚子，帝移溫台。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三月，帝發溫州。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爲紹興府。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夏，四月，隆祐太后崩。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九月，辛酉，合祭天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獨省甚多。旣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浸以興矣。冬，十月，帝以劉豫入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二月，壬午，帝還臨安。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

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癸酉，帝次於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且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鷗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驚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

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勦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癸亥。帝發建康。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張溥曰。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瑯琊建號。適遭五胡。長安旣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得已。靖康初年。金劫二帝。卽捲旆北還。大宋土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舊都。東晉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擁三州之旅。而郢外安。王導爲分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塘當三吳一隅。錢鏐襲王。不能獨立。嘗朝北方。陳亮以爲地下西湖。其城可灌。而苟且圖存。謬云建鼎。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決趨應天。遂卽大位。旣而張邦昌入朝。汴京虛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柄鑿甚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如鎮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蹙蹙靡騁。迺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鞠旅。願盼興復。卽建康襄鄧。尙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霸國之餘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撥秦雍。傾汴蔡。穿巴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而構貪小安。愚愎坐削。質本豚犢。責以龍虎。宜弗任也。咸淳德祐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其實成於趙構。構且有亡宋之罪惡。敢與瑯琊王睿並齒中興哉。

卷六十四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九月。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鬪山福山。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歲死之。令歲。燕懿王元孫也。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尙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戊申。金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己酉。兀朮陷無爲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丁巳。金人犯臨江。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守臣俱降。庚申。金人陷真州。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瓌先遁。淬獨與戰。死之。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爲舉子。居薊城。團結丁壯。以保廬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尙書李稅。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祕閣。諡忠。

襄。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愬歐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邀集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癸巳。帝舟次昌國縣。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彗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彗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卽死。爲趙氏鬼耳。彗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爲帥。尙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尙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

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鬻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卻之。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雷，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卻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港口。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曠、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而北。庚寅，帝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爲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強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瓌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辛卯，金人陷秀

州。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祀棄城走。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之。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會撻懶自濰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

漿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統制牛皋潛軍邀擊。敗之於寶豐之宋村。金撻懶圍楚州。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鄺、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瞰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泰州引還。

張溥曰。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蹙之。越明溫台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遇敵。幾覆膠舟。周平晉元。不若是顛沛也。爲帝策者曰。駐蹕之地。勁虜萃焉。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帝幸汴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長沙。則武昌長沙病。六合雖廣。一身莫容。帝遂無死所乎。及觀建炎間。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兀朮狼戾。不敢窺江。益痛構謀不臧。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則帝無腹心。宗澤卒。而杜充用。則帝無股肱。人未有

腹心股肱既潰。而四體保無僵仆者也。劉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撻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從。而稱亂行宮。杜充總閫江浙。而迎降兀朮。二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東。歐陽澈。所錄用者張邦昌。親屬也。天下皆知帝獎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敵。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則有滌和入江東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斬黃入江西之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卽卑詞祈請。奉朔稱臣。無如粘沒喝。劉豫諸賊。不肯爲夫差之赦。句踐。楚莊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逍遙棄師。清人所刺。使當時將帥盡與等夷。構欲自比大金龜茲。不可得矣。

卷六十五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

傳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會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卽於樓下腰斬履。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爲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樓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

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宜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卽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激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於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尙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宜。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於浚。會諫議大夫張毅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

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辟。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輻持書說傅。正彥輻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驛回人情震聳，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世忠將士乘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輻往杭，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掘臨平，拒勸王兵。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

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刀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撤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激、路允迪、盧益

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以呂頤浩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尙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浚衡州居住。丁亥，皇太子勇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釧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勇嘗奸帝位，議去之，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悻慢無禮，且乞

貨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塵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張溥曰。苗傅上黨宿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卽隸麾下。劉正彥。蘇王淵。進官用。劉晏計平賊。丁進。兩人卽非大將材。兵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構從淵譏。幸杭。內侍撓權。淵驟貴顯。傳等積不能平。結衆作亂。赤心軍起。黃卷謀洩。使淵先事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殞軀。兵犯宮闕。康履腰斬。睿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徒初心。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爾。朱勝非於靖康。朝權守應天。遇敵逃逸。後議譚南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其人委蛇。類無奇節。而浮沈陰陽。倖不爲賊忌。得以獨對太后。密結燕人。勤王旣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劉二兇。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大兵。必鳥獸竄。所慮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無長君。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兒。孤立賊中。臨安鼎沸。大事去矣。勝非縱擾賊鋒。使無害帝。遣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將鼓行。率百官朝睿聖。而乘輿反正。北闕師來。賊乃夜遁。當日羣臣協力。大功有三。殲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者張浚。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汪黃。身同亡虜。肱股無鷹揚之佐。衛從皆跋扈之臣。危如累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樓下之言。未嘗不深中主。愚幽厲無道。豈爲申戎末滅哉。

卷六十六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爲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卻之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巖拒之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爲盜賊者釋其罪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

忠 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閒。霍進患之。與其兄與謀擊之。未果。揚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皋山。破賊四砦。馬驚墜。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浚擒斬之。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斌。而自襲宗。殺之。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互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於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餽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秬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

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輿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劫楚泗州。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冬十月。郭仲威降於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於東京。自斬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西京列城皆爲仲有。十二月。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爲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於龍陽。己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五月。以翟輿等爲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於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輿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輿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滌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

淮陽軍薛慶高鄧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秦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士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陽鎮撫使。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於廣德。丙戌。戚方降於張浚。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郭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十一月。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乘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轍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

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於僞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冬十月。邵青聚其黨於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令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誼招之。成聽命。子誼遣兵掘衡陽。欲圍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誼掘己。卽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

誣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都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閏四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旣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孔彥舟叛降劉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於蕪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

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旣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瓊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粵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

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皋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僞人。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八月。王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於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於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

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爲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蕞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張溥曰：「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而方臘陷睦。歙。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魚爛鳥駭。」

勢幾蝸蟻。然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猶未烈也。末年寇擾山東河北，數萬成羣，高宗卽位，徒黨蜂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降於王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降於張浚，獸聚望風，間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無寧時。迨岳飛用而賊始殺矣。洪州之戰，馬進授首，江淮之役，張用袒迎，李成敗而襄漢平，楊么破而荆湖靖。以至走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賊，莫有與飛鬪者也。或謂晉之十六國，劉石之餘，唐之藩鎮，安史之餘，宋當靖康建炎間，金虜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畫疆，建青社，長子孫，其誰問之。徒挺戈野集，自同狗鼠，何無能也。然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據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起羣盜，據襄國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爲燕。符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爲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宏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爲亂也。或據中國以自強，或借天子以自大。篡逆生於境內，而家人猶世守。爵命取於天朝，而威福仍己出。共主贊旒，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則九伐不加。盜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羣寇，非其倫也。饑亂相煽，村塢剽發，潰兵梗卒，復因隙蹈瑕。烏合衝突，志不大於元海。衆不猛於漁陽。據城走胡，謀無先定。中國大將建鼓而出，以次掃除，卽就殄耳。劉豫一假朝命，捲土入金。虜人用之，異地稱帝，令其南牧。宋遂受敵資，其勢而與以

名。朝廷之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盜貴威。強者弱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則兵皆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仗也。

卷六十七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愨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卻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饒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於撻懶。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己。撻懶許之。乃言於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重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卽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

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儕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册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於宿州。誘宋逋逃。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爲應援。未幾。仲爲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十二月。李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穎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僞兵於長葛。甲子。李橫引兵至穎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穎昌。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劉豫聞李橫入穎昌。求援於金。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收續。復陷穎昌。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皋。皋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州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

於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秦州。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棊宗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奸謀，在窺吾境土，恐旣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嚴爲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於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儉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於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玃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濠，步兵自楚攻承州。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浚還。戊子，韓世忠

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李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李董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遺董攸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之鴟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於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閒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

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尙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難決勝負哉？乃止。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噫！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旣去，劉猗亦棄輜重而遁。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蹠。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九月，岳飛遣將敗劉

豫兵於唐州。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猗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請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猗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

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猗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猗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猗據山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猗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猗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卽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閒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束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尙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

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尙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閱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尙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張溥曰：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爲國守臣，叛降金人，蒙面無忌，不過欲爲張邦昌耳。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乃命知相州，猜阻同列，後爲胡象山所誣，下吏炮掠，豫賂撻懶，立爲齊帝，僭號八年。金主惡其喪師，令兀朮入汴，囚諸金明池，立行廢徙，二賊奄奄同葬蠻夷中，未云得意也。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言者擊之，徽宗亦笑其河北種田叟，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卽棄官避亂，儀真有何殊能，而張慙薦拔授以山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文常與匈奴和親，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旣至，因降單于，教其桀驁，侵擾無已時。劉豫慮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曰：行必爲禍，旣被金圍，果殺關勝，絕城納款，彼先有逆志，而假以鐔柄，是導之亂也。豫降金兩年，立僅牧守，撻懶納其重寶，言於粘罕，高慶裔、張浹復爲游說，始册尊位，都大名，旣以叛往，又以貨取其謀，帝也。視邦昌加勞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憂死，豫失內援，遂徙臨潢，北面虜主，予奪唯命，其何敢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邢希載請通宋，誅囚不顧，金盡界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忠等，敗則奔豫，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逆賊建瓴，逋逃趨整，藕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也。邦昌之僭，金人欲

之。而邦昌因之。豫之僭。豫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汴。立劉豫又聽徙汴。汴豈金人敢有乎。亦曰中國帝都。使中國人守之。犄角病宋斯可矣。迨賊檜主和而後。汴果入金也。高宗聞豫叛。厚撫其黨。而分寇益急。趙鼎力贊親征。諸道兵合。而金齊敗北。討賊攘夷。有進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既廢。汴虛無人。岳飛韓世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李斯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卷六十八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季陵論任浚大專。忤旨。落職與祠。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辛丑。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鑄銖不可加。獨權貨尙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緡。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旣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聞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秋七月。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

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鄭延以擣其虛。兀兀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九月癸亥。張浚聞兀兀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閩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錡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薄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旣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錡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十一月。金人入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輻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

者。子羽卽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尙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握。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躁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六月。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旣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閒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卻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馮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旣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悵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九月丙戌。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

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金。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醜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贖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張洎曰。張浚於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卽有富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鬪喪師。甚非策也。曲端雅長將略。剛復陵上。奪王庶使印。盤桓涇原。迹近跋扈。飛文日騰。浚務攬豪傑。百口保之。拔爲大將。端有人心。宜爲知己者死。婁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吳玠。王庶之譖。殺於恭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死。刑罰失平。浚豈無罪。然觀其中與初議。彼志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任陝蜀。勵師待駕。赴軍之日。誅賊臣范瓊。始發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讓劉琨。祖逖哉。呂頤浩背扈蹕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寇奄至。六飛播竄。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兵。事稍辦集。卽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蓋積憤腥羶。急欲求勝。曲端老謀。疑爲退縮。棄不問也。富平旣敗。退守興閩。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璘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閒。和尚原仙人關師屢告捷。成效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悠多口。關陝是責。獨不念澠池奮翼。功著全蜀乎。昔馬謖敗於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於好水川。無害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其細也。浚在炎興。卽不能追蹤二臣。而君子原之曰。斯人也。志大於才。功浮於過。關主當陽。賊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富平之役。則下無勸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趙哲。而謂之濫殺。才略如劉子羽。理財如趙開。善戰如吳玠。謂之失任。譖人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卷六十九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尙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尙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尙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犄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尙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斃其須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尙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遷入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

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閒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遣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閒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爲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十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出，震鼓勸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屯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

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事。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迥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帛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嘗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避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

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旣而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旣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閏月。撒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還屯鳳翔。旣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離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於秦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塵戰。璘以疊陣。

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應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又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卽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爲之備。

八月。金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卽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鼓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鼓青復隴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尙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月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

永安軍。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璠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爲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璠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爲金取。

張浚曰：張浚始劾李綱，晚却趙鼎，信王庶而曲端死，用呂祉而鄭瓊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立功。劉子羽誦其材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據高阜，無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璘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於和尚原，再捷於仙人關，蜀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厥功偉矣。玠亡之後，虜復決逞，璘大敗之，扶風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告警，璘奮義出師，商虢河源，德順環州，次第收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爲敵有，蓋紹興十年之戰，主割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戰，主棄三路者史浩也。卽璘一身厄於權臣者數矣。李牧撮臂之悲，道濟投幘之恨，生逢趙構，所見皆然。寧特武穆片紙痛填天地哉！劉子羽協力守險，轉敗爲勝，胡世將文臣專闢，不改成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璘樂與同功也。

卷七十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雒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時僞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麟瓊兵隸之帝詔德麟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裕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雒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先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潯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麟軍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府因分爲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日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

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斃然曰。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六月。岳飛入朝。復還鎮。帝累詔趣飛還。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開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八月。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略。况小嫌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鄺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讖秦檜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優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劄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皋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嘗於穎昌又復淮寧府郝跋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秋七月岳飛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

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嘗之兵。逼圍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兵不敢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士卒以麻割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騎。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輕騎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潏。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輓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凱。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厂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嘗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三月。金兀朮韓嘗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劄。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已決。秦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

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劄。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撓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諛其主耶。兀朮遣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諷高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斬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誘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萬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劄。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

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蹶。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於汴梁之朱仙鎮。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於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瞋目曰。白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張溥曰。蜀漢之諸葛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岳飛。三人皆開世而一出者也。亮志慕管樂。學問過之。君臣誼深。三分遂定。後主闇弱。委任無改。子儀廓清兩京。再造唐室。遭逢肅代。厄於宦豎。幾危而安。飛平羣盜。破僞齊。屢敗金虜。唾手中原。而賊檜內閒。片紙獄死。三人齊烈。名在呂望。姬旦之間。而飛獨不幸。傷哉。杜郵爲飛謀者曰。郿城之戰。兀兀窮哭。復河南。修諸陵。功見旦夕。班師之詔。少緩無應。駐師汴京。請帝臨幸。然後還。二聖取燕雲。爲宋定鼎。檜卽妒飛。欲責以專擅。其何之辭。然飛大將。固儒者也。晉獻公欲殺申生。或曰。子其行乎。申生不從。自縊新城。屈原行吟澤畔。漁父諷以隨流揚波。原悲而作懷沙之賦。竟投汨羅。兩賢非不知委蛇。可以免難。而守死不移者。以爲爲人子。爲人臣。道當如是也。飛性忠孝。讀書好禮。子雲數立奇功。朝命每及。懇辭再三。與張俊議不合。卽上章解兵柄。步歸廬墓。行師之際。輒俟帝命。未嘗自專。高宗稱其小心恭謹。難進易退。勇戰樂讓。蓋彬彬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飛學春秋。豈不知之。馮奉世使外國。莎車王不順。矯節殺之。宣帝賀韓增。舉得其人。陳湯甘延壽出西域。患郅支單于。侵陵烏孫。發兵斬首石顯。匡衡欲沮其賞。劉向爲之頌功。皆得封侯。彼生當太平。徵蠻夷。天子嘉勞。不罪矯制。飛復仇報國。一舉蕩平。稽留數日。建功不世。廟堂卽無人心。豈能加擅兵之誅哉。涕泣奉詔。不敢不還者。誼尊朝廷。君父無諾。寧經不權。與申生。屈原同歸爾。高宗構手書精忠字。製旗賜飛。又召入內。委以中興御札數篋。好語無實。惑於賊檜。不顧墜淵。以人間之至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浮譎。御以伎忌。亦何所不爲也。韓信挈天下以與漢高。身族菹滅。世莫不恨高帝之忍。猶有曲諒者曰。彼爲子孫計。不得不殺人以利己也。飛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兄。還其故疆。庸人皆喜。而構反爲仇。非仇飛也。

直仇親爾。秦檜逆構。構逆二聖。兩逆比而飛死。痛哉。

卷七十一

順昌柘皋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留守。五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不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攜孳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志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而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步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

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蹻。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蹻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趣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軍礮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鞞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

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會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尙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迨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巾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擗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嘗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

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陷廬州。二月癸酉，詔張浚、楊沂中赴淮西。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浚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卽渡采石，浚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浚入。」兀朮退屯昭關。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浚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得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浚、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浚、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浚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浚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江，首犯其鋒，一會，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旣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三月乙巳，張浚、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浚乃復邀沂中、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浚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

若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爲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諜者妄也。咸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張溥曰。南渡名將。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俊起羣盜。著名勤王。旣而附秦檜。忌錡殺飛。爲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足道。錡號善射。官隴右都護。名震夏人。張浚奇其才。使經略涇原。然富平之潰。敗北同貶。後掌八字軍。亦未有赫赫功也。紹興十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捷於扶風。而撒離喝走鳳翔。劉錡捷於順昌。而兀朮走汴。於是錡威名響夷夏。與韓岳等矣。說者謂韓信造漢功。先抵上。周瑜霸吳氣。凌赤壁。順昌之役。出奇制勝。追蹤二者。由義存急難。志誓必死。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也。然十年六月。捷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皋。不數月間。錡兩立大功。克復中原。事在旦暮。竟爲賊檜所敗。志士痛焉。虜寇大入。檜陰爲主。一年之內。扶風。順昌。京西。涇州。以至鄆城。朱僊鎮諸戰。金無不敗。社稷之慶。賊檜之憂也。講和議。決計出班師。飛且不容。何有於錡。尤可異者。宋將方還。虜卽狎至。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

州陷商州。皆在韓世忠諸大帥罷兵之日。要盟無信。明效見矣。而趙構不悟。倚檜腹心。今日罷錡。明日罷飛。快敵人之憤。隕先帝之業。桀紂亡身。未有愚於此者也。錡慷慨沈毅。忠義憂國。頗類岳飛。猥庸檜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卽無夜半片紙填尸牢獄。而老將杜門。清涼同慨。賊臣害正。非殺之。卽錮之。國命安得不墜乎。

